

南

方新学人

艾晓明○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鄢烈山○著

没有年代的故事

出于理智

我们要克制爱的激情

但消灭不了内心深处的

喧哗与骚动

于是便将理性的声音

不敢不想不应该

而
这
自
誓
更
像
哀
鸣

高喊出来以自警

南方新学人

南 方新学人

艾晓明◎主编



没有年代的故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总序

我们处在一个“散文时代”。

黑格尔曾把现代市民社会称为“散文时代”，而与“诗”的古典时代相对。市民社会中个体不再与总体统一，不再从城邦和国家中获得重大动机，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一只羊的丢失和一个姑娘的恋爱”之类的俗务。不能说黑格尔是在否定人的现实利益、鄙视平民的日常世界，但“诗”与“散文”之分，不但深刻洞察了艺术在现代世界的艰难命运和独特的存在方式；而且还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的语言和思想之中：“诗”是纯粹、青春和爱情，“散文”却是对庸常、世俗、实利的认可。

在阴霾遍地的70年代，中国思想家顾准呼唤“从诗走向散文”，他要以此告别以“终极理想”为号召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时代，进入民主的开放社会。“诗”是红旗、广场、运动；“散文”是进步、改良、积累。二十年的中国改革也就是试图从诗到散文的社会变迁。

我们现在所处的“散文时代”同时包含这两个意义。

对于黑格尔来说，“散文”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诗”的、

“理想”的东西在“散文时代”的消逝，表征的是人的完整性的丧失和美的退隐，所以他说“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通过席勒和马克思，“散文时代”延伸为“现代异化”，直接指向现代性的批判。

对于顾准来说，“散文”的概念是一个借用，它指称的是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不再通过暴力革命或一方吃掉一方的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商讨、妥协等民主的方式达到共识。如此，则自由的讨论和理性的批评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

岁月悠悠，星移斗换。二十年的改革引发了中国空前的剧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由此出现了现代公共领域的雏形。尽管它还没有得到体制化的保障，还囿于权力和经济的牢笼，并表现为从行政系统向经济系统的靠拢，但毕竟表明社会——文化系统日益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各专业学术之外，跨学科的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成为现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产品。它们所指向的，是生气勃勃而又危机严重的当代现实；它们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关切和呐喊。尽管这类出版物目前有不少还是流俗寻常之论，还属于一般文体学上的散文，但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无疑将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而峰嵘崭露，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建。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在顾准的意义上，“散文时代”都是一个需要批判的时代。黑格尔认为“散文时代”的非理想性需要批判，顾准认为“散文时代”的是自由批判的时代。批判不是对着干，不是故意唱对台戏，更不是政治裁决，而是对现象、

事态和问题分析审查，是对一切不合理、不真实、不健康的存在的抗议。这是民主体制下解决争端的基本方式，也是公民权利的主要表现。如果我们承认不能从过去的“过分集体化”和“过分政治化”反转为“过分私人化”、“过分经济化”，我们就需要自觉参与目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可能通体光明，我们即使在进步中也需要批判；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改进和公民的幸福负有责任，那么这首先就是批判的责任。

批判以自由为立场。作为对僵化体制和权威话语的挑战，批判不充当任何权威系统的代言人，也不自以为是普遍真理的传声筒，而是学术思想和公共关怀的自由表达。批判声音的合理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舆论一律、统一标准、至上权威等等的否定；批判的目的，是冲破思想控制和文化霸权，创造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的空间。“人语喧哗”的自由批判，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和标志。

批判以个体为起点。在否定了诸种先验的标准和外在的权威之后，只有以知识分子个体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感知判断为出发点，批判才可能是真实的、有创造性的；才可能发出平等的、多元的声音。只有多元个体的交锋和探讨，才可望形成基本的交往规则和有效性标准，进而使个体言说和议论不是情绪发泄，不是随便闲聊，而是导向公共伦理和民主体制的建设性努力。

批判精神、自由立场、个体经验是现代文化批判的原则。

诞生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广东，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先锋。我们可以骄傲于广东经济指标的增长，我们却难以自豪于广东

文化批判的成绩。除 1993 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左岸文丛”外，我们的文化批判基本上乏善可陈。这也许与广东的文化积累相对贫乏有关，也许与知识文化人士的疏忽有关。但总得要改变，作为生活在广东的知识分子，我们愿在这方面有所努力。

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们根据批判精神、自由立场、个体经验三条标准组织了这套丛书，作者多为学有专长并对社会文化等较广泛的问题保持敏感的中青年学者，文章是从他们大量文化评论中选出的。随笔短论当然不具备充分的学理和周密的分析，但这些不拘一格文章或许更直接地指涉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更能拥有广大的读者。

我们认为，广东所能贡献于中国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先行，也包括文化批判方面的拓展。批判立场不是任何一地学者的专利，自由精神是现代文化的普遍原则，个体写作是全部作者的权利。我们相信，凭借经济增长和社会演进而率先萌生现代性突破的广东，也可以在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方面有所创获。

这是严肃的事业，这是连续的事业。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同志参与进来，把“南方新学人丛书”不断地出下去。学人指看南粤，将会郁郁葱葱。

单世联

1998 年 5 月 10 日

目 录

第一辑 制定做梦的规则

3	设防不设防
7	从引证马克思买股票说开去
10	制定做梦的规则
12	释“放气”
16	读“摇滚”
18	贵通达
21	体验·知识·悟性·良知
25	享受文字与思想的快感
28	诗泉里涌出的杂文
32	返朴归真话散文
35	道德谴责不能取代理论探讨

第二辑 顺应世界潮流

39	顺应世界潮流
44	光荣的荆棘路
47	长不大的“红小兵”
50	奇谈怪论的标本
55	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
60	可疑的“我们”

第三辑 胡建学咋这么昏

65	忠义之上
67	“一人化”领导
70	“三国”大义
73	骗文凭者究竟骗谁
76	腐败的首发期与病灶
79	“灰色收入”
82	混账
85	胡建学咋这么昏
87	“政策”性腐败
90	“刑不上大夫”的真义
93	绰号·口碑·民意
95	论“一致通过”
98	“一次性模式”
101	喜剧化的“雷锋”

104	“让贤”三境界
107	重读《罪恶与忏悔》

第四辑 玩谁的命

113	贪赃与枉法
116	“国家”之名
119	为秋菊鸣不平
122	“巨款”是多少
125	攀比过错的是与非
127	“程序”不可轻视
129	罪加一等
132	流氓的堕落与暴君的勃兴
135	玩谁的命
138	柯云路是否涉嫌共同犯罪
142	一个被砸的美梦
144	人权·博爱
148	人：有价与无价
151	当代桃花源中人
154	“猫儿眼”两面观
157	“影子”策略
160	替古人担忧

第五辑 寻找“卖点”

165	谁是英雄
-----	------

168	寻找“卖点”
171	胡雪岩的成与败
174	宠物热与山区娃娃
177	公平亦效率
180	“城市过客”与城市文明
183	“亮钩”
186	读《太上感应篇》一得
188	“破烂换钱”演义
190	“金丝果脯”品味

第六辑 懒得“纪实”

195	搞不懂的“中流”
197	谁有毛病
200	无缘无故的恨
202	广告的文化含量
205	“衫”上的文化
207	关于裸体艺术欣赏
210	异化的收藏
213	心太软
216	“比《红楼梦》好十倍”的是什么
219	懒得“纪实”
222	一场游戏一场梦
225	“唐城”与东林书院
228	梅岭一号

第七辑 吊京师大学堂

- | | |
|-----|------------|
| 233 | 谁养活了教师 |
| 235 | 仰望童星起忧思 |
| 238 | 大树与沃土 |
| 240 | 拥立 |
| 244 | 用什么取代“听活” |
| 246 | 吊“京师大学堂” |
| 250 | 愿《自然之谜》更迷人 |
| 253 | 君子不道 |

第八辑 报人答问

- | | |
|-----|-----------|
| 259 | 他们为何这样怕记者 |
| 261 | “都市报”的神通 |
| 266 | “倒着看” |
| 269 | “故事”和“情节” |
| 272 | 报人答问 |
| 274 | “犹大”是什么意思 |
| 276 | “意见箱”古今谈 |

第九辑 缘分的得失

- | | |
|-----|-------|
| 281 | 谢谢你的爱 |
| 283 | 超越占有 |

285	牵手
287	情感也是现实
289	“缘分”的得失
292	离婚率高又如何
295	桃色交易
298	养志篇
300	春来何所衣
303	赞美女性及其他
306	我为集体游赤壁

第十辑 脱子情结

311	论“我冤枉”
314	“最高级”蹩脚
317	高尚与卑鄙的组合
320	由猴子说到“穿裤子的猴子”
323	“让”与“挤”：我们的双重人格
326	“大红灯笼”何所似
329	“笑一笑”
332	脱子情结
335	没有年代的故事
339	赶×狗
341	“爱憎分明”别解
344	自信与自疑
347	后记

第一辑

制定做梦的规则

设防不设防

有人约我写稿，名叫“心灵不设防”。

我一听就来了劲，只因心灵到底该不该设防这个问题，在我心底滚来滚去非止一日两日了。

我想这首先应该是个决策学的问题。现代决策学告诉我们，一项决策是否正确合理，取决于你确立的目标是什么。首要的或基本的目标达到了，决策就是（基本）合理的；反之，就是不明智的。而各人为了自己一生确立的目标各不相同，所以应否设防不可一概而论。

—
如果你想当个经天纬地的“大丈夫”，
掀天揭地的“大英雄”，若以直道处世，那

无异于缘木求鱼。至圣先师孔丘不也提倡能屈能伸的政治道德吗？怎么个“屈”法？不就是装傻、作假检讨之类的伎俩吗？赫鲁晓夫不对斯大林处处设防，能取得他的信任，最后抛出那个摧毁斯大林神话的秘密报告吗？

你不想当政治家，没耐心先装几十年孙子，懒得一天到晚费心劳神算计别人、防人暗算，且落得受用“无官一身轻”。“无官一身轻”是心灵的轻松，但是，这个轻松是以“人微言轻”，被人视如土芥为代价的；是以谋求基本生存保障的负担沉重为交换的。你得为住房的逼反拥挤，为柴米油盐的筹措，为子女的入托上学就业而奔走而操劳。你是为活命为繁衍后代而忙忙碌碌的蚂蚁。蚂蚁有蚂蚁的快乐，它们的心灵不用设防；蚂蚁有蚂蚁的不幸，马牛羊猫狗鼠都可以踩死它们。在庄子和他的信徒看来，蚂蚁与大象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长命与短寿都是相对的。

当然，也有人既不用当官，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威胁，不必为衣食住行发愁。这种人是快活的“地上仙”。从前，这种人是庄园的隐士。如今是什么身份的人呢？反正不是我这般的庸常之辈。这种天生的福人不在咱们关心的范围之内，免谈。

二

难道只有涉及政治领域，才需要在心灵设防吗？即使你不从政，也不从商（中国人一向认为“无商不奸”，如今商业欺诈也防不胜防），还有一方领域即情感天地，你是逃不掉的，除非你听哈姆雷特的疯话进“尼姑庵”。

中国没有狂欢节，没有特许的日子可以不设防而尽情宣泄平时的心灵压抑。在封建礼教甚严的旧时代，中国人也还有戏、有民歌，特许心灵不设防。什么信天游，“花儿”，山歌，绝大多数都是情歌；男女老少都会唱，都可以亮起嗓子喊一喊，一般是不会受到舆论谴责的，有些地方的人还以善唱情歌为尊荣。戏台上的角色，可以讲出生活中人们根本不敢出口的话，比如《西厢记》中的相府千金莺莺小姐，在长亭送别张生时唱道：“年少啊轻远别，情薄啊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种心里话岂真可对人言？平常人们一副道学面孔，似与所有的妓女都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他们看《玉堂春》时，却可对苏三表达充分的同情与怜惜。平常坚决反对“自媒淫奔”，却为梁祝不得不化蝶洒下一串串热泪。“革命样板戏”不再统治中国舞台之后，人们庆幸可以重看《玉堂春》，可以唱情歌了（尽管有人嘀咕流行歌曲都是情呀爱呀，“格调不高”）。

然而，除了这些传统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在生活中一旦触及感情问题，你的心灵能不设防吗？你可以像西方绅士那样，随便赞美一位女士“您真美”吗？你和女同事独处办公室，敢忘记敞开门吗……

在中国，心灵不设防的人，一定是缺少“摔打”，还要“继续操练”的新兵！

三

庄子教人处世，要在成材与不成材之间。仿此，我的心灵